

師範叢書

羅素教育論

柳其偉譯



羅素教育論

第一編 教育的理想

第一章 近代教育理論的假定

即使當我們在讀過去時代所寫的最好的教育論著時也知道自後在教育理論上是已有好些變化發生過了。在十九世紀以前的教育理論上的二大改造者是洛克 (Locke) 與盧騷 (Rousseau)。這兩位之獲得令名，都是分所應該，因為他們指斥了在著書當時所流行的許多錯誤。但無論哪一位，在他自己的方向上，都不曾進到差不多為現代任何教育家所進行的程度。譬如說，兩者都具有引導到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 (democracy) 的傾向；但兩者都只思量到一個貴族男孩子的教育，這是需要一個男子教師的全部時間來一心從事的。縱令這一種方法的結果或許非常優良，然在具有近代眼光的人，是無一人會給它以認真的考慮的。為什麼因為每個孩子各需吸收一個成年家庭教師 (tutor) 的全部時間，為在算術上所不可能之故。所以這個方法是只有特權階級才能採用的方法；在一個公正的世界中，它是不能存在的。近代的人，即使在實際上，或許要為自己的兒女找求特別的方便

也未可知；但對於全體兒童，或者至少對於具有能力足以獲得教育實益的兒童，於容許自由使用的某種教育方法之外，另須在理論上解決的問題是不計及的。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有產者（the well-to-do）應當立刻放棄那種在現存世界中未向全體兒童開放的教育機會。如果這樣做，是將成為正義而犧牲文明。我的意思，乃是說在將來我們所必須企圖實現的教育方法，是這樣的方法，即給每個男孩子及女孩子以一種享用現存的最好事物的機會。教育之理想的方法，一定要是民主主義的才對，雖然這個理想並不是即刻就能實現。這個，我想在如今當是可以一般地被承認的。在這種意義上，我將常把民主主義放在心頭。我「在本書中」所欲主張的，將是得以普遍採用的「方法」；惟個人在這期間，假使他有智慧和機會足以獲得比現在的共通方法更好的方法，自不應讓他的兒童為現行共通方法的不良所犧牲。可是就連這種非常平凡形態的平民主義的原則，尚不為洛克及盧騷的論著中所含有。雖說盧騷是一位不信任貴族主義的人，但在論及教育的處所，他決沒有理解他的不信任的含義。

這個民主主義和教育的問題是有明白瞭解之必要的問題。死板板的畫一的平均之主張，是將成為在教育上之大災害的。有好些男孩子與女孩子要比其他男孩子同女孩子更聰明些，且能從高等教育裏取得更多的利益。有好多教師要比其他教師在訓練上為優良，在素質上為優秀；但個個兒童都要受教於少數最好的教師是不可能的。即令最高等教育是人人所需要，——這是我所懷疑的，——而在現在要個個人都受這種教育，也是不可能的。從而民主主義的原則之未成熟的應用，或者竟會引出一個人該受最高等教育的結論，也未可知。假使

這種樣的見解被採用了，那當是對於科學之進步的致命傷，且將使教育的一般水平線在今後一百年間爲不必要的低落。進步是不應該爲實現目下這個當兒的機械的平等所犧牲的；我們必須審慎地走近教育的民主主義，以便在進程中得盡量地少破壞那些偶然和社會的不公正相結合的有價值的產物。

但若一種教育方法是不能成爲普遍的教育方法的，那麼我們也不能認這樣的方法爲滿足。富有者的子女，往往於母親之外再有一位保姆，一位管護的女傭，更有役使家中別的僕人的份兒；這就含有在任何種社會組織中所決不能給與一切兒童的注意的量。這種被百般嬌養的兒童，從不必要的寄生行爲中，是否真能受益，老實是個大疑問；但任何公正的人，除出對於低能兒或天才可有這樣特殊理由的情形之外，無論如何，對於少數人而與以特殊利益的事情，終是不能嘉許的。在目下，賢明的父母，如果可能的話，大都要爲他的子女選定某種在事實上並不是普遍的教育方法；而且爲實驗起見，也願望能有試行新方法的機會。可是這種方法，必須是這樣的才對，即試行的結果如果是有良效的，應能成爲普遍，而不是在方法的本質上必須使它局限於有特權的少數人的。幸而有好些近代教育的理論及實踐上的最善要素，已具有一種極端民主主義的起源。例如蒙鐵梭利夫人 (Madame Montessori) 的事業，即從貧民窟的育兒學校 (nursery school) 開始。在高等教育上，對於特別能力的特別機會，固然是必要的；然說除此以外，凡爲貧兒所得採用的方法而爲富有者的子弟所採用時，就要感到煩擾或損失，理由是決不能成立的。

此外另有一種在教育上的近代的傾想，雖和平民主主義相聯結，但或者有更生疑義的餘地——這就是我所指說的使教育成爲實用的而不爲裝飾的之傾向。貴族主義與裝飾的之關係，已在味布林 (Veblen) 的有閑階級論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中被透澈地指說過；但和我們有關係者，不過這個關係中之教育的方面罷了。在男子教育上，問題是在古典的教育及『近代』的教育中間的爭論相關；在女子教育上，問題是在以『淑女』 (gentle woman) 爲理想和訓練女子能自立的願望中間的鬭爭之一部分。然整個的教育問題，在婦女有關的地方，已爲對於性的平等之願望所曲解；在那裏已有一種企圖想獲得那種同給與男子一樣的教育，即使是在那種教育的本身，也決不算爲好的地方。其結果，婦女教育者將謀所給與屬於同一階級的男孩子的『無用的』的智識，給與她們的女孩子，且成爲對於主張女子教育的某部分應該是母性的技術訓練之激烈的反對者。這種相反的思嘲，使得我所正在考慮的傾向，在有關婦女的地方，於某幾點上變爲比較地不明確；但『優美婦人』 (fine lady) 的理想之衰滅，正是這個傾向最顯著的例證之一。爲避免問題的糾紛起見，我將暫時把我的考察限於男子教育一方面。

發生其他諸問題的許多各個的論爭，一部分是關連我們現在的問題的。男兒應該以學古典爲主呢，還是以學科學爲主？這在其他考慮中有一項是說古典是裝飾的，而科學是實用的。是不是教育應該盡可能地趕快成爲某種職業或專業的技術教授呢？在這裏，有用的與裝飾的中間之爭論，雖不是決定的，也還是有關的。是不是應該

教兒童能正確地發言，又具有愉快的儀表；或者這些祇不過貴族主義的遺物呢？是不是藝術的鑑賞，對於藝術家以外的人，也有什麼價值呢？是不是拼法應依照發音的呢？凡這種種以及其他許多爭論，一部分都是以有用的與裝飾的中間之論爭形式被討論的。

顧雖如此，我相信全部論爭是不真實的。祇要用語一有定義，論爭就馬上冰解了。倘使我們把『有用的』作廣義的解釋，而把『裝飾的』作狹義的解釋，那麼是這一邊獲勝；若作相反對的解釋，那麼是那一邊獲勝。在『有用的』這一語之最廣大最正確的意義上，一種活動當它具有良好結果時，總是『有用的』。而這些結果，一定要在單單『有用的』以外，尚有在別種意義上的『良好』才行；不然的話，我們便沒有真正的定義了。我們不能說一種有用的活動便是具有有用的結果之活動。所謂『有用』的本質，是在它之有助於不徒為有用之某種結果。有時，在到達得被稱為單純的『良好』之最後結果之前，必須有一長串的結果的連鎖。犁因為碎土，所以有用。但碎土這件事情之所以良好，並不在於它的本身；它僅因以後能使種子下播，才成有用而已。播種因為產穀，所以有用；穀因可製造麪包，所以有用；麪包又因保持生命，所以有用。但生命是必須能具有某種本質的價值；如果生命徒然當作其他生命之一手段而有用，這種樣的生命到底也是不會有用的。生命依於種種情景，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所以當它是為善良生命之一手段時，也可以為有用的。我們總得在什麼地方超過繼起的功利之連鎖，而找出用以繫住連鎖的鉤子；假使不是這麼樣做，那麼在連鎖的任何一環中，是決沒有真正的實用性的。當『有用的』

定義是如此說法時，教育之是否應成爲有用的，就不能成爲問題。自然，教育是應成爲有用的；因爲教育的過程是對於目的的手段，而在它自身並不是目的之故。不過這卻不完全就是主張教育上的功利性者所設想的。他們所力說的，乃在教育上的『結果』應該是有用的。率直地說，他們將謂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知道機械製造法的人。倘若我們問這機械有什麼用處，他們的回答畢竟在於說機械能生產對肉體的必需品及慰藉物——食物，衣服，房子等等。這樣，我們知道具有可疑見解的功利性的主張者是一個僅於肉體的滿足上認有本質的價值之人。所謂『有用的』在他看來，就是能助我們滿足肉體的需要及欲求。當有用的意思果真如此的時候，倘若功利性的主張者是在縷述一種究極的哲學，他一定是錯誤的；但在一個許多人瀕於飢餓的世界中，他當作一個政客，也許是得當的，因爲肉體的需要之滿足，在這時候，得比其他任何事項更爲切迫之故。

同這相酷似的分析，當考察這個爭論的另一方面時，也屬必要。稱呼另一方面爲『裝飾的』，自是對於功利性的主張者讓了一步；這是因爲說到『裝飾』，多少是被人看爲無價值之故。這個『裝飾的』之品質形容詞，當應用到『紳士』或『貴婦人』之傳統的概念時，差不多是完全被證爲正當的。十八世紀的紳士用精妙的音調說話，於適當時引用古典，著流行的服裝，懂得瑣細的禮儀作法，且知道在什麼時候舉行決鬪會得提高他的名聲。在毛髮的掠奪（*The Rape of the Lock* 譯者按是 Pope 所作）中，有這麼樣的一個人，他是：

以琥珀的鼻煙盒和雲頭模樣的藤杖之漂亮握法，堂皇地滿足虛榮心的。

他的教育是最狹義上的裝飾的；在現代要具有能滿足於像這個男子所獲得的藝能以生活之富力的，實只有少數人。舊意義的『裝飾的』教育之理想是貴族的；它是假定有著富有財錢而絕不需要勞動的這樣一個階級。上品的紳士同上品的貴婦人，當作歷史上的人物而觀照時，是有魔力的；他們的紀錄同他們在鄉間的邸宅，是能給我們一種爲我們所已不復供給於子孫的快樂的。但是他們的優越，即使在真實的時候，也決不是至高無上；而且他們還是需要殆難相信的無數費用才獲成功的產物；荷甲斯(Hogarth)譯者按是十八世紀英吉利的一位諷刺畫家兼雕刻家)的京小巷(Gin Lane)曾給我們一個爲他們所耗費的金錢之強烈的印象。在今日，將沒有誰會主張這樣狹義的一種裝飾的教育了。

但是這個還不是真正的論點。真正的論點乃是在教育上，我們應該企圖一種有直接的實際的功利性之知識充實心中呢，還是應該設法把自身完善的精神所有物給與我們的學生？知道一呎是十二吋，一碼是三呎，是有用的；但這種知識沒有本質的價值；即在生長於使用米突的地方之人，這是完全無價值的。在另一方面，欣賞黑姆列德(Hamlet)這種事情，除去像一個人要想殺死他的叔父這樣稀有的例子以外，在實際生活上是不會有多大用處的；但它卻能給人以其沒有了便將發生遺恨的這種精神所有物，且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成爲一個更優秀的人物。爲主張功利性不是教育唯一目的的人所選擇的知識，就是這後面一類的知識。

在功利主義教育的主張及其反對者間的爭論中，似包含着三種不同的實質的論點。第一種是貴族主義者

與民主主義者間的討論形式，前者主張對特權階級應教以用適合階級自身的方法以消遣它的閒暇，而對隸屬階級則應教以用有益於他人的方法以使用它的勞動。民主主義者對於這個見解的反對，似未免稍形混亂；即他們一方面不喜歡教貴族階級以無用的東西，而同時卻主張勞動者的教育不應以有用的為限。如我們看出在和勞動者當有學習拉丁語及希臘語機會的一種民主主義的要求相結合的形態上，而有對於公立學校中舊式古典教育之一種民主主義的反對。這種態度，縱令它或者會缺少某種理論的明瞭，但就全體言，在實際上是正確的。民主主義者並不想望把社會分為二部分：一方是有用的，他方是裝飾的；因之他對於從來徒為裝飾的階級要多與以僅僅有用的知識，對於從來徒為有用的階級要多與以僅僅喜悅的知識。然民主主義的自身，並不決定此等要素所應混合的比例的。

第二種論點是在單謀物質的福利者及留意精神的喜悅者兩種人之間的。大部分近代富有的英國人及美國人，倘若他們因了魔術轉生到依利薩伯的時代，恐怕他們還是情願回至近代世界的。因為雖有莎士比亞及刺利 (Raleigh) 譯者按是英國的軍士兼探險家，一五五二——一六一八) 及菲力浦，悉德泥爵士 (Sir Philip Sydney) 譯者按是英國的作家兼軍人，——一五五四——一五八六) 的社會，精妙的音樂，美麗的建築，但因缺少浴室，茶和咖啡，汽車以及其他為當時代所不知道的其他物質的方便，也將不能對他們有所安慰。這樣的人，除出為保守的傳統所影響的制限以外，是有視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乎增進所生產的商品的數目與種類之傾向的。

他們也許會把醫學及衛生包括在教育目的之內，但他們將不會對於文學藝術或哲學感到什麼熱情。無疑地，這種人是已供給了為攻擊在文藝復興時所設立的古典課程之動力的一大部分。

我並不以為由於徒然說精神的善比純粹物質的善為更有價值的這種主張來對付這一態度將是正當的。我相信這個主張是真實的，但不信它是全部的真理。為什麼？因特質的善雖不算有極高的價值，可是物質的惡是能為惡到足以凌駕許多精神的優越之地步的。飢餓疾病及對於他們的不絕的恐懼，已經是隱蔽了從預見開始成為可能以來的大多數人類的生活。大部分的鳥類為了飢餓而死，但它們在有豐富的食物時是快活的，因為它們並不想及將來。而一度經驗過飢荒的農夫，卻將不絕地為記憶與危懼所苦惱。

人總寧願為得區區的生活資料以作長時間的苦役，卻不願死亡；動物就不然，它們是當可以得到快樂時，即使要以死為代價，也是甘心攫取快樂的。因之有大多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完全剝去了快樂的。他們卻忍受無詞，因為不如此就決不能長生。如今靠了產業革命及它的副產物之福，在歷史上才第一次有創造一個世界使人人將有快樂的相當機會之可能。物質的弊害，假使我們有意的話，將可以被減少至最少的比例。用組織及科學，將使全世界的人口，有縱不是奢豪的，但終足以防止大痛苦的食物吃和房子住。克服疾病，又使慢性的不健康變為非常稀少的事情，將有可能。防止超過食料供給的改良之人口增加，將有可能。引起殘忍壓迫及戰爭及隱蔽人類潛在意識的精神之大恐怖，也將被減小到無足重視的程度。凡這種種既於人類生活有這樣不可測知的價值，所以

我們對於有實現它的傾向的那種教育自不敢有所反對。在這種教育中，應用科學勢須成爲主要的成分。沒有物理學、生理學及心理學，我們不能建造新世界。但沒有拉丁語與希臘語，沒有但丁與莎士比亞，沒有巴哈（Bach）與莫差特（Mozart），我們是能建造新世界的。這是贊成功利主義教育的一個大議論。我因爲強烈地感到它，所以要這樣強強烈烈地敍說它。惟雖如此，對於這個問題是尚有另一方面的。假使沒有人記得閑暇和健康的使用方法，試問戰敗了它們可有什麼價值？對抗物質的惡的戰爭，同其他一切戰爭一樣，是決不應用那種使人民不能和平之術的狂暴以進行的。但凡世界所有一切究極的善，總不應任其在對抗害惡的鬭爭中歸於破滅。

現在讓我來說包含在我們爭論中的第三種論點，說只有無用的知識才有本質的價值，這話是真實的麼？凡是本質上有價值的知識是無用的，這話是真實的麼？就我而言，我於青年時代曾費不少時間在學習拉丁語及希臘語上；現在我卻想着這些時間幾乎完全是妄費的。古典的知識對於以後我的生活上有關的任何問題都不曾有過什麼幫助。像受教過古典的人之百分之九十九一樣，我決沒有獲得充分的能力足以爲快樂而誦讀它們。我們學過像 Supplices 的第二格這類的東西，這是我到現在尚決不能忘卻的。這種知識，正同一碼爲三呎的知識一樣，沒有什麼本質的價值；而它的功利性，對我來說，就只有供給我做現在的例證這一點。反之，在數學及科學上我所學過的，不僅有無限的功利性，且有大的本質價值，如能供給觀照及反省的題材，供給在充滿着虛偽的世界中的真理的試金石就是。固然，這有一部分是個人的特異性（personal idiosyncrasy），但是我確信因古典而

得益的能力在近代人中還是比這更甚的稀有的特異性。法蘭西及德意志也有有價值的文學，這兩國的語言易於學習，且在許多實際方法上是有用的。所以反對拉丁語及希臘語而擁護法語及德語之理由，是非常强有力的。我想我們即不輕視沒有什麼直接的實際的效用之智識的重要性，也可以正當地要求除出專門家的教育以外，像這種的知識，是該用如文法般可不必費莫大的時間與精力於技術的裝置上的方法以教授之。人類智識的總和及人類問題的複雜性是在不斷地增加的；所以如果有時間以研求新的事物，每一世代總當檢點改良各世代的教育方法，我們必須由妥協以保持平衡。在教育上的人文（humanistic）諸要性必須依然保留；不過這種種要素必須有充分的單純化以便留出地位給其他的要素；若沒有其他的要素，那麼因科學而成為可能的新世界是決不能被創造的。

我並不想暗示在教育上的人文的要素是沒有功利的要素的那麼重要。如果想像的生活是待充分發展的話，那麼知道些偉大文學，知道些世界歷史，知道些音樂，繪畫及建築，是所必需的。而且只有通過想像，人才有意識到世界之將來的可能，沒有想像，『進步』就會變成機械的，無價值的。不過科學也能刺激想像。當我為少年的時代，天文學及地質學在這方面所幫助我的，要比英國法國及德國的文學為多，「我之讀這種種文學的傑作，有許多是受強制而讀，並未感有絲毫興趣。這是一種個人的事情，就是這一個男孩子或女孩子能從這個源泉取得刺激；而另一個男孩子或女孩子將從另一個源泉取得。我所暗示的，是當精通一種科目必須有一種困難的技術時，

除訓練專門家的例子以外，這個科目務必是有用的才行。在文藝復興時代，用近代語寫的偉大文學幾乎沒有；然在現在，有了許多希臘傳統上的價值的大部分也得傳達給不知希臘語的人；至就拉丁的傳統言，它的價值實在不是極偉大的。因之，在沒有特殊性向的，男孩子及女孩子有關的地方，我當以不包含學習上的大裝置之方法供給教育上的人文要素；至初期以後各學年的教育困難的部分，依通例，我當限於數學和科學。然當有某種強傾向或特殊能力指示別個方向的時期，我是應當有例外的。刻板的規則（*cast-iron rules*）總是最先應該避去的。

以上我們已考慮到何種智識是應該傳授的。現在我要講及另外一套問題，一部分是關於教授方法，一部分是關於道德教育及品性訓練的，這裏我們不復關心於政治，而要關心於心理學及倫理學了。心理學直到最近為止，一向不過是學究的研究，對於實務是差不多不適用的。但現在這個已經全變了。譬如說，我們有產業心理學，病牀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各種都有最大的實際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希望而且預期在最近的將來，心理學所能及於我們的制度的影響，將急速地增加，至少在教育上心理學的效果已經是偉大而且有益的了。

讓我們先來看「訓練」discipline。訓練的舊觀念是簡單的，一個幼兒或男孩子要受強制去做他所不歡喜的事情，又要受強制去禁做他所喜歡的事情。他不遵命時，要受肉體的懲罰，甚或被關禁不得麪包喫，不得水喝。例如試讀非耳柴德的家庭（*The Fair-child Family*）中說到小亨利是怎樣地被強制學拉丁語的一章。他的父親告訴他不學好拉丁語是決不能成爲一個牧師的；但不管論證如何，這個小孩子總不會像他的父親所想

望着的肯那麼樣熱心地埋首於他的書中。後來他就被關在屋頂閣樓中，只能得些麪包同水，且不准同他的姊妹通話；他的姊妹們是受告訴他在受罰，而她們是不得對他有往來的。惟雖如此，姊妹中的一人到底拿了些食物給他。不料傭人告發了她，於是連她也受了懲罰。等到被監禁至某時期之後，據說這位男小孩子竟開始歡喜起拉丁語來，以後還永遠孜孜不息地用功。試把這個和柴霍甫（Tchekhoff）的故事講到他的叔父想教小貓捕鼯鼠的相比較。他拿一只鼯鼠到小貓所在的室內，但小貓的狩獵本能尚未發達，它對於鼯鼠是一點也不注意。因之，鼯鼠就來打小貓。到第二日，重演同樣的事情，以後還是繼續下去。最後教授才了解這是一只愚笨的貓，是不堪教育的。其後，在別的方面，這只貓雖和普通的貓沒有什麼異樣；但每當它看到鼯鼠時，總不能不表示極度的恐懼而且逃避。『和這小貓相像，我有從叔父受拉丁語教授的光榮；』柴霍甫這樣地作結。這兩個故事就是舊的訓練以及近代對它反抗的例證。

但是近代的教育家並不只是迴避訓練；他要用新的方法去獲得它。在這個問題上，未曾研究過新方法的人是難免抱有錯誤的觀念的。我曾時常聽到說蒙鐵梭利夫人是完全廢止訓練的；而且我曾驚奇她究竟用什麼方法以管理滿室的兒童。等讀了她的關於自己所方法的記述時，我才恍然於訓練依然占個重要的位置，而且並沒有想廢止它的用意。從我把三歲的孩子送往一個蒙鐵梭利學校以消遣每日午前的時光以後，我發見他已很快地成爲比已往更有規律的人，而且他也歡喜順從學校裏的規則。可是他絕沒有什麼外的強制的東西；即規則

是像遊戲的規則，是當作享樂的一種手段被遵守的。舊的觀念是說兒童是決不能「情願」學習的，卻祇能因受恐嚇的強迫而學習。這個今已被發見是完全由於缺少教授法上的技能。只要把不可不學習的資料——例如讀法及書法——分爲適當的階段，每個階段是都能適應普通兒童的興趣的。而當兒童們正在從事他們所喜歡的事情時，自然沒有必須加以以外的規律之理由。幾條簡單的規則——無論哪個兒童不得干涉別個兒童，無論哪個兒童每次不得有一種以上的器具——是容易理解的，是能成爲合理的，所以要使兒童們遵守這類規則則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兒童由此獲得自己訓練，這種自己訓練一部分成於好的習慣，一部分則由實例中，體認到爲了某種究極的利益而抑制衝動，有時候是有價值的。大家往往知道在競技中是容易獲得這種自己訓練，可還沒有人曾經推想到知識的獲得也得發生充分的興趣，以發動和競技上相同的動機。我們如今知道這是可能的，又不僅在幼兒教育上，即在一切階段上，這也將成爲可以實行的。我不敢冒昧說這是容易的，關於這方面的教育學上的發見曾經需要過天才；但是應用這些發見的教師並不定要天才。他們所需要的是具有決不算是異常的同情和忍耐，以及祇要是正當的訓練。根本的觀念是簡單的：即正當的規律並不存於外部的強制，而是存於自動地不引導到不需要的活動而引導到需要的活動之心理習慣。所可驚奇的，是在表現這一觀念於教育上的技術方法之發見中所得的大成功。爲了這個，蒙鐵梭利夫人是不愧受最高的榮譽的。

教育方法上的變化，因對原罪 (original sin) 的信仰之衰落而受極大的影響。如今差不多已經絕迹的傳

統的見解，原來是如此的：即我們大家都是生而爲具有邪惡本性之「仇恨的兒童」(children of wrath)；我們要爲善，必須先成爲「仁慈的兒童」(children of grace)，這個過程是由不絕的苦難以促進的。大多數的近代人幾難相信這個理論是有怎樣大大的影響及於我們的父祖的教育。從僧官斯丹來(Dean Stanley)所著的亞諾爾特博士(Dr. Arnold)傳記中引用了兩段，就可證明近代人的不信是錯誤的。僧官斯丹來是亞諾爾特博士的得意門生，是湯姆布郎的學校時代(Tom Brown's School Days)中的好少年亞搭爾(Arthur)。他是本書著者的一個從兄弟，當我爲小孩子的時代，曾由他帶往韋斯敏斯德寺(Westminster Abbey)參觀過。亞諾爾特博士則是我們的被視爲英國榮譽之一的公立學校之偉大改革者，這種學校今猶大體依據他的原則以經營。所以當論及亞諾爾特博士時，我們是並不議論屬於遠大的事項，而是議論在造就上流階級的英國人上今日有效的事項。據亞諾爾特博士傳的著者所說，亞諾爾特博士減少笞刑，僅把它用於年幼的孩子，且限定於『有如說謊，飲酒，及習慣的怠惰之道德的罪惡。』但當自由主義的一家新聞暗示笞刑爲一種墮落的懲罰，應當全行廢止的時候，他卻勃然震怒，他用印刷物作如下的回答：

我很知道這是一種什麼事情的表現；這是起因於自大的個人獨立的思想的，這種思想既不合理，也不是基督教，而是在本質上野蠻的，它曾跟着騎士時代一切可咀咒的東西訪問過歐羅巴，今又跟着急進主義(Jacobinism)的惡行來威脅我們……當幼年尚難發見關於犯罪或過失的墮落之真正似人的意識之時代，而獎勵說個人的矯正爲於品性有害的這樣虛妄的意識是何等的無智？對於爲年輕人的最好裝飾，又

具有成爲高貴成年男子的最好希望之單純性嚴肅性及謙遜性，豈還有比這種意識爲更虛偽更有害的？

他的門徒所教的學生，也就很自然地主張對印度土人實行鞭打，當他們缺少『謙遜之德』的時候。

此外還有一節，是已由斯特刺契 (Strachey) 君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名人 (Eminent Victorians) 中引用了一部分的，但因為它是那麼樣的適切，我也禁不住要在這裏再來引用一下。卻說亞諾爾特博士在有一個休息日，到外邊去散步，享受着科摩湖 (Lake of Como) 的美麗的快樂。他的享樂所取的形式，記在他寫給夫人的一封信中，是這個樣子的：

眺望在我四周的不勝受的美，然後想到道德的惡，真是不勝恐懼。這好像天堂和地獄，不爲一個大深淵所互相隔離，而是緊相鄰接，離開我們實在不遠似的。許是對於道德的惡之意識，同我對於自然界的美之喜悅一樣強烈地在於我心。這是因爲在道德上的惡之深處上，恐怕要比在以外任何事情上，寓着更多的上帝的救助知識！讚美道德的善，不算是有不得的價值；我們固然能夠讚美，可是我們自身將依然不即於善。但若我們真能痛恨是邪惡的東西，即不是邪惡所寄寓的人，而是寄寓於人的邪惡，又在我們的知識上覺得更要顯着更要確實的，是住在我們自己心內的邪惡——這就能具有上帝及耶穌的感情，更具有同情於上帝的精神之精神。只是，知道如此又說說如此是何等的容易，——而要實行如此又要感覺如此，是何等的困難！誰個是具有對於這些事情的充分資格呢？除去他能感到自己的不具足，又能實實在在地悲悼的以外，就沒有一個合格者。我的最親愛的妻以及我們的親愛的兒童！你們在現在，還有在將來，要經耶穌基督來接受上帝的祝福。

看這一位生來和善的紳士，竟是突進到一種淫虐狂 (Sadism) 的心情中，在這種心情上，他居然會得不受